

粤港澳电影专栏

# 《邓小平小道》： 逆境中见伟人精神

■文/周文萍



五一假期,影院颇有些寂寞。疫情影响下诸多影片撤档,原本被寄望能激活市场的“五一档”近乎消失。艰难之中,影院正在上映的由王兴东编剧,卢奇主演的影片《邓小平小道》便格外值得观看与思考。

《邓小平小道》讲述了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邓小平全家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的经历。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经历中的第二次“落起”,是其最为困难与痛苦的逆境时期:在被开除公职、停发工资的境况下,他一面要在监管下参加工厂劳动,一面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儿子,一面仍继续思考着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此一选材在表现领导人的影视作品中极为特别:它不是表现领导人英姿勃发指点江山的高光时刻,而是表现一个逆境中的邓小平。但此一选材对展现邓小平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又极恰当。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久经逆境而不馁,“三起三落”的特殊经历正是其坚定信念和顽强精神的体现。

如何于逆境中展现邓小平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影片以“小道”为入口,将邓小平还原到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之中,多角度表现他处变不惊的冷静与坚韧,表现他与工人、家人、工作人员等身边人物的关系与情感。细节丰富真实,情感真挚动人,表现出了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信念,爱民爱家的情怀和“想得开,挺得住”的乐观坚韧的精神。

影片题名中的“小道”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邓小平一家在江西时,被安排在当时南昌步兵学校的“将军楼”居住。夫妻俩到工厂劳动原先只能走一条绕行很远的大路,时间需要40多分钟,对两人而言很不安全。为方便两人通行,热心的工人们在工厂西侧沿着荒坡与田埂用炉灰渣铺了一条小路,使两人在路上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更保证了路上的安全。这条“小道”是邓小平与工人群众间相互关心、亲如一家的象征。邓小平在江西的三年零四个月风雨无阻走在这条小道上,走过了人生的困难,体验了人情冷暖,看到了群众疾苦,也思考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小道”上的邓小平是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逆境面前“想得开,挺得住”的乐观坚韧的革命者。初到工厂,一群年轻人蜂拥而至要批斗他。工人们劝他避开,他毫不惊慌,反而留下来与大家冷静交谈。贴身监管的工作人员黄干事对他态度严厉,他也从不抱怨,更没有沮丧失意。相反,他从未放弃对党和国家的信念和希望。他坚持用冷水洗澡强健体魄,坚持给中央写信表达意见,随时为重回工作岗位做好准备。坚强乐观是他的性格,坚定信念是他度过逆境的基础,坚持行动则为他今后的复出做好了准备。

“小道”上的邓小平是对家庭充满关爱的丈夫与父亲。他与夫人卓琳相依相守,相互扶持,对瘫痪的儿子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片中尤为动人的是对他与邓朴方父子关系的表现。得知儿子瘫痪、无人照顾,虽然自身已年近古稀,他还是要求将儿子接到身边,并亲手抱进了家

门。抱儿子进门这一场景将当时一家老弱艰苦无助的处境与坚韧顽强的性格表露无遗,格外令人泪目。此后他每天为儿子擦拭身子、夜里起来帮他翻身。在发现儿子心理上的失落,他又故意将半导体拆掉,让儿子来进行修理。他与儿子交心,一面为自己连累了儿子感到内疚,一面又鼓励儿子要坚持下去。“看得开,挺得住”是他自身的人生态度,也是他对儿子的教育。

“小道”上的邓小平是与群众亲如一家的劳动者。他心怀群众、感恩群众、关心群众。他在工厂劳动,技术熟练,从不要求照顾。他熟悉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西革命群众,在30多年后听到其名字就说出了事迹。得知儿子在北京时有个哑巴每天晚上帮他翻身,他郑重地叮嘱儿子要记住这份恩情。而在看到百姓的孩子因吃不上粽子而哭泣时,一向冷静的他破天荒地拍了桌子怒吼:“我不特别,粽子也不特别,娃娃吃不上粽子才特别!”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对“老邓”一家的关心与爱护也是发自内心的。除了自发砸开通往“将军楼”的围墙为两位老人修通一条“小道”,他们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邓小平一家人进行了保护和照顾。得知“老邓”要到厂,虽未明确身份,他们仍然将厂里批判邓小平的标语撤下。造反派要来抓斗,他们挺身而出进行阻拦。知道邓朴方行动不便,他们主动派出人来照顾,帮他寻找药方,还配合邓小平用拿东西给他修理等方式帮他恢复信心。他们对邓小平一家的关心不因其地位的高低而改变,质朴真挚、令人感动。

“小道”上的邓小平更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领导人。在为百姓疾苦怒吼的同时,他一直坚持阅读与思考,坚持着给中央写信表达意见。他对监管的黄干事的种种要求都极其配合,却唯独不曾按其要求停止写信。他可以在逆境中放低生活的姿态,却从未放下对国家与民族的关心。对他而言,“忍不是就认输了,是信仰,是信念”,正是有着对党和国家对民族命运的信仰与信念,他才能在逆境中“看得开,挺得住”,渡过逆境。

对自我不计得失,对家人细致关爱,对群众的关怀备注,对党和国家满怀信念,《邓小平小道》里以丰富的生动的细节塑造了平凡又伟大的邓小平形象,体现了一代伟人的精神力量与人格魅力。影片以小见大、真挚细致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如评论家尹鸿所言:“小切口也会出大史诗。这部电影有思想意义,有历史价值,也有非常强的艺术感染力。”

《邓小平小道》也可以与2003年同样由卢奇主演的影片《邓小平》联系起来看。《小道》是以小见大,《邓小平》则是对邓小平复出后带领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宏观叙述。“小道”延伸出了一条通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邓小平面对逆境的坚定信念与坚韧乐观也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 广东省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会主任)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 打开东窗看风景： 缅怀黄蜀芹导演

■文/周夏

2022年4月22日惊闻黄蜀芹导演于前一晚仙逝,勾起了我种种回忆。13年前,我有幸在上海采访了黄蜀芹导演,访谈录全文收录在《她的光影:女导演访谈录》(上卷)。

提到黄蜀芹,就自然会联想到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的《人·鬼·情》。记得第一次观看《人·鬼·情》是在2002年的秋天,我整日泡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像观摩室里,饱览中外经典电影,为考博孜孜以求地做准备。当看到《人·鬼·情》时,我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被打入一个灵魂世界,久久不能回来……这部电影诡异独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没想到,七年之后,我能采访到它的导演黄蜀芹,并且当面聆听了她对《人·鬼·情》创作情境的描绘和深刻入理的阐释。

2009年,我加入到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中来,并随口述历史工作小组来到上海,对上海电影人展开采访,其中一位便是“第四代”知名女导演黄蜀芹。采访前我仔细阅读了《东边光影独好——黄蜀芹研究文集》,并且准备了采访提纲。第一次拜访是在4月的一天,下着绵绵小雨,我打车来到徐汇区的锦江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黄蜀芹导演。说明来意之后,黄老师首先介绍的不是自己,而是强烈推荐了上影厂的沈寂老师,听闻我已经采访了沈老,她甚感安慰。

之后,她拿起丈夫的画册《舞台挥毫——郑长符戏曲人物画作品集》,向我介绍郑长符老师的一幅幅画作,并说正是丈夫的画激发了她拍摄《人·鬼·情》的灵感,也正因丈夫平时注重资料的收集和

整理,才使得《黄蜀芹研究文集》的内容全面而详实。谈话间,对丈夫的感恩和眷恋之情溢于言表。之前从事处获悉,2004年郑长符去世,对黄蜀芹打击很大,当日一见,果不其然。黄蜀芹对丈夫的默默付出和支持念念于心,感情深厚。后来郑大圣导演也在通话中告诉我:“母亲对父亲很依赖,也很依恋,平时的家务大部分也都由父亲打理,父亲过世后,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出画册,以此做个纪念。”黄蜀芹和郑长符的合作始于《人·鬼·情》,郑长符不仅是《人·鬼·情》的美工师,也是这部电影的戏曲顾问,后来二人又合作了《画魂》。本来《画魂》的美工师也是郑长符,但由于黄导看景时出了意外导致腿部受伤,只好坐在轮椅上坚持把《画魂》拍完,而郑长符也由美工师变成了推轮椅的人,负责照顾黄导的衣食起居。黄蜀芹导演在电影创作之路上无疑是幸运的,郑长符不仅是她事业上的得力帮手,也是她生活上的全职助理。

正式采访进行了四天,每次都提前电话预约,当我们拎着机器如约而至时,黄老师总是有点疑惑地问道:“不是明天吗?”我解释之后,她又总是微笑着自嘲:“现在记忆力真是不好了”。黄老师自言性格内向,不善言谈,比较木讷,父亲从小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叫“闭口”。在采访中,黄导虽然记不清楚时间、地点、人名,但对电影却是记忆犹新,如数家珍。尤其是谈到《人·鬼·情》和女性电影,就变得异常健谈,头脑也清晰无比,表达欲望很是强烈。她很感激上影给了她唯一一次表达自我的机会,回忆起整个创作过程,她都觉得是很

痛快的一次探索,表达上酣畅淋漓;但是说到女性电影的边缘境遇,具有清醒女性意识的她在商业操作的环境中亦深感无奈,她反复强调女性电影的非商业性、非主流性,并且以女主角电影而非女性电影的《画魂》为例说明,深刻表达了她对女性电影鞭辟入里的认知。

黄老师对女性电影不仅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对导演和表演也自有一番独特的体会和方法。她并不主张写导演阐述,也不太赞同写分镜头剧本,她认为导演工作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变化、慢慢清晰的,更注重现场发挥,拍摄《画魂》时就尝试了现场分镜,颇为超前。她也不主张写人物小传,而是强调直觉、体验和灵性,执导《围城》时还生发了一套即兴生动的“一池子活水里的鱼群”理论。执导舞台戏曲《琵琶行》时,她又创新主张戏曲和实景的观赏环境相统一。黄蜀芹敏感细腻,形象思维发达,直觉力很强,却自言理论性不行,但是纵观她的电影和文章,却一向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她曾写下《女性电影——一个独特的视角》,又名《女性,在电影业的男性世界里》,堪称中国女性电影的宣言书,象征着女性视角的“东窗”风景更是女性电影理论的经典语录。黄老师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导演,对电影艺术既有感性的意象表现,又有理性的认知总结,同时又擅长把理论形象化,善用比喻,深入浅出。

对于走上导演之路,黄蜀芹深切感谢了自己的电影导师谢晋和上影厂老厂长徐桑楚。她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执导筒机会,从影

20余年,共执导8部电影,5部电视剧,2部电视电影,1部戏曲,1部话剧,数量虽不多,却在各种题材各种形式上都有所尝试,工业片、青春片、战争片、侦探片、儿童片、传记片、女性电影、舞台艺术等等。从第一部电影《当代人》中的配曲MV,《青春万岁》的激情叙事体,《童年的朋友》对西部造型和诗意化的追求,《超国界行动》对类型商业片的掌控,《人·鬼·情》中女性意识的表达,《画魂》中女性视角和商业诉求之间的矛盾,《我也有爸爸》对儿童片的思考,一直到电影收官之作《嗨,弗兰克》又自觉不灵光,黄蜀芹的自我评价清晰又客观。更为可贵的是留下了电影和电视剧的精品传世之作:《人·鬼·情》和《围城》。

黄蜀芹出生于电影世家,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和电影导演黄佐临,母亲是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上的演员丹尼,自己又是“第四代”女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但她丝毫不带骄傲之气,而是葆有淡然的平常心,外表朴素平实,沉静少语,却是内秀于中,骨子里渗透着一股烟雨的大家风范。采访间,黄老师对我这个晚辈完全敞开心扉,坦诚以待,说话慢条斯理,语调不高,处处流露着谦和之气;交流上自然而然,思路清晰,态度中肯,表达客观,言辞准确,谈话中还自带一股风趣的自嘲精神。

黄蜀芹是我采访的第一位女导演,此次面对面的交流和学习,收获良多,比预想的要丰富深入,无形中影响了我之后的研究。“打开东窗看风景”不仅仅指明了女性电影创作的一条道路,也打开了女性电影研究的一条思路。

■文/雷晶晶

# 《致我的陌生恋人》： 复婚喜剧、成长故事与爱的美梦

剧”与“失忆爱人”的变体。

“复婚喜剧”是美国学者斯坦利·卡维尔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这一喜剧类型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神经喜剧的一个子类型。如名称所示,复婚喜剧是以作为夫妻的双主人公离婚、再婚为叙事线索的,此爱情关系的设置目的是为了应对《海斯法案》监督下的道德审查。在一些影评人的读解中,以失忆爱人为讲述核心的影片(如《暖暖内含光》)也被视作复婚喜剧的当代例证。

这样看来,《致我的陌生恋人》不仅在影片人物的对话上,甚至在类型上都与好莱坞电影保持着十分亲近的距离。这也暗示了无论是法国青年还是法国电影从业者,当然也包括本部影片的创作者,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好莱坞电影的强烈影响。

尽管在外观上很相似,但这部影片与复婚喜剧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不同。复婚喜剧的叙事模式要求夫妻双方结尾时通过消除分歧重修旧好,二人的情感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合一离一合的过程。卡维尔认为复婚喜剧参与了“新女性的创造”,这不仅体现为该类影片中女性的身份塑造,也体现为女性对自身意愿的选择与追求。

但在这部影片里,我们没有看到女主角奥莉维娅的“创造”——尽管奥莉维娅在影片的两个平行时空中发生了身份的变化,但她其实是被“置换”了。换句话

说,这不是奥莉维娅主动选择的改变,而是前后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在实际的二人关系里,随着时空的变化二人的权力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不仅是身份上的变化——在现实时空中,拉斐尔与奥莉维娅是作者与读者;在平行时空中,奥莉维娅与拉斐尔是钢琴家与观众——二人更是通过写作与演奏(福柯意义上的知识-权力)成为主体,也分别成为两个时空中亲密关系的主导者。但是,这些只是叙事结构中的权力关系。

从整部影片来看,无论是现实时空、小说时空还是平行时空,都是由拉斐尔的选择来影响叙事的发展。在现实时空中,功成名就的拉斐尔逐渐厌倦了作为教师的妻子;在小说时空中,“影”这一名字已经暗示了一种从属关系;在平行时空中,拉斐尔真正“看见”了业务能力满级的奥莉维娅。这就像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的重要论述:“发现一个对象实际上是对它的重新发现”。拉斐尔对奥莉维娅的看见不仅包括对她能力的认可,也同时看见了她的美丽:在现实时空中,奥莉维娅总是戴着眼镜,没有过多的修饰;在平行时空中,她却从未戴过眼镜,穿着打扮也更加优雅精致;在奥莉维娅演奏达到顶峰的时刻,她的美丽同时达到顶峰。这不只是让拉斐尔重新看见了奥莉维娅,也让观众一起参与了看见的过程。而这种看见与被看

见,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潜在的主动/观看者与被动/观看对象的关系。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爱情片,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部讲述男性成长的电影。影片通过男主角的成长与变化,最终发现什么是爱,以及应该如何去爱人。在许多“穿越”题材的影片中,穿越到达的时空最后都被解释为一个梦。这部影片虽然没有进行类似的处理,但如果以一种精神分析的角度去看,影片的平行时空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拉斐尔的美梦,是他对自己潜意识中想要抛弃妻子的一次抵抗与拯救。因为片中的一些情节,如奥莉维娅失忆多年的祖母认出了拉斐尔,拉斐尔与好友谎称是大卫·鲍伊、齐达内等人的传记作家却没有在维基百科上穿帮等等,这些暧昧的处理都为平行时空的梦解读提供了可能。

在影片的结尾处,拉斐尔选择以丢弃小说/自我牺牲达成了对奥莉维娅的成全。而在这一行为过后,拉斐尔立刻得到了“奖励”——平行时空的奥莉维娅在看到那句她只能理解字面意思却不清楚背后逻辑的表白字条后,不顾一切冲出去表达了爱情的回应——这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梦是愿望的达成”。直到影片结束,拉斐尔依然没有回到现实时空/没有从梦中醒来,他定格在了那个美好的亲吻里,也让观众同样停留在了“幸福结局”之中。